

神仙眷屬燕單飛 長留芳菲在人間

懷念吳承硯學長

● 沈左堯（大陸作家）

關渡美景大師容顏

蕭瑟秋風乍起，捧讀從萬里外捎來單淑子學長來信，方知今年我從美國回來於七月中寫給他們的一封信，竟是吳承硯學長最後看到的信，悵望雲天，黯然神傷。數十載交情，恍若電影倒敘，一幕幕浮上眼前，愈來愈清晰！

去歲（一九九八年）十月，我剛抵台北，就聽說承硯兄罹病在家。遂邀約中央大學藝術系校友陸巽復、陳嗣雪等同往關渡吳宅探視。他的寓所新樓，面對淡水，背枕青山，盡佔形勝，充滿了鍾靈之氣。進屋暢敘，他倆顯得精神飽滿。在寬敞豁亮的畫室中，盈牆作品熠熠生輝，內容豐

富的花卉、瓜果等靜物題材，色澤光鮮照人；室內還綴有瓶花文玩，構成一箇瑰麗多姿，華貴典雅，溫馨動人的大師創作的園地。這是吳承硯單淑子伉儷心靈培育出的芳菲園圃，也是他倆一生對美術無比熱愛與辛勤耕耘的豐碩成果，令人欣賞留連不已。

承硯兄高興地和我合影，雖然其粲然笑容一如他的畫作，但我仔細觀察，發現他這位高個子已呈嶙峋孱弱之態。然而他不顧客人的婉辭，仍堅持邀我們去附近一家餐館，使大家感到親切的是店堂內還陳列著他的畫冊，氣氛更為濃烈。祇是席間承硯面對豐盛精美菜餚，幾乎不能動箸，在朋輩的勸促下，仍吃得不多。這次聚會

是愉快的，但在我心底埋下深深的隱憂。依依惜別，不期竟成永訣。

風華歲月嘉陵戀曲

就在三年前我首次訪問台灣時，承硯兄還身手矯健，生龍活虎地駕駛著他的「大眾」車，與我盡興偕遊：市廛覓佳質印石，登陽明山訪其故居，繞鼻頭角品龍蝦佳味，披襟迎太平洋海風、賞瞬息萬變的碧波雪浪。在那遼闊無際的天地裏，我們自然地共同回憶起當年在嘉陵江畔的風華歲月，似乎都變得年輕了。

追溯一九四一年，在山城重慶，我們同時考取了中央大學，成為同級生。我和單淑子在藝術系，吳承硯在體育系。一年

級在嘉陵江上游的柏溪分校，淑子和承硯由相識而相愛。二年級升至沙坪壩本校，承硯轉入藝術系，不過要重新讀起，因此低了二班。從此他倆無論在教室裏還是松林坡上，處處形影不離。我和承硯也天天見面，很快便成莫逆之交。

承硯兄和我都是民國十年出生，屬雞。他是大旅行家徐霞客故鄉江蘇江陰人；淑子是歐陽修撰名篇《醉翁亭記》出處安徽滁縣人；我則來自產生王國維、徐志摩等學者、詩人的地方浙江海寧。彼此都在長江三角洲一帶。那時同學們常唱的歌是：「……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，一樣的流水，一樣的月亮，我鬢髮聞到故鄉泥土的芳香……」，在那被我們當作第二故鄉的巴山蜀水，愈覺親近。承硯有什麼心裏話總喜和我談。愛國的赤子情懷與對藝術的共同追求，使同窗摯誼融洽無間。

民國三十四年七月八日，吳承硯單淑子在重慶沙坪壩結婚，我事先爲他倆繪製了一對結婚證書。出乎我意料的是，我的這兩幅作品居然被完好地保存迄今，而且印在他倆結婚五十年紀念畫集中，字跡清晰如初，僅圖案上的金線及局部有些變色，猶如古畫，這恰恰展示了悠悠歲月的痕

跡。我在此證書上題寫的二句：

雙飛比翼嘉禮歌百年之好

永結同心鴛譜證白首之盟

成了賢伉儷終身不渝美滿婚姻的証詞。

畫冊上還有一幅承硯親手設計以玫瑰爲主題的簽名單，上面有證婚人徐悲鴻師、介紹人許士驥師及許多師長同學的親筆簽名。可惜當時我正赴成都青城山遊歷，未及參加婚禮，卻分明感到自己也在其中。

藝術情懷遺傳基因

抗戰期間，我是「流亡學生」。緊接著「七七蘆溝橋事變」，「八一三」日寇侵滬，使我失去了家園。先隨上海同濟大學遷浙江金華、江西贛州、廣西八步，復經越南奔昆明，後轉學國立藝專，再考入中央大學，依靠撰稿、治印以助學，可謂孤軍奮鬥。而淑子、承硯卻是有家的，都是出身書香門第。

淑子的尊翁，著名農學家單壽父教授是由南京遷成都的金陵大學蠶桑系主任。我曾有幸拜識，其情操涵養、和藹敦厚的學者風度，給予我深刻印象。記得我初識

淑子時，她便告訴我，她原名明淑，因自幼隨父母在日本，上小學時入境隨俗，按東瀛習俗，女孩都叫「子」，所以改名淑子，沿用至今。

承硯的尊翁是中央大學體育系主任吳蘊瑞教授，字麟若。由於他和徐悲鴻老師等頻繁過往，我非常熟悉。吳蘊瑞主任的外表並不魁偉，有些同學在私下笑話說：「吳主任好像被風一吹就會倒的，哪像是『打體育』的？」（當時同學中流行以四川口音說文意不通的「俏皮話」，如「吃伙食」、「唱音樂」、「打體育」之類，以之取樂）。當然，大家莫不知曉吳教授是大名鼎鼎的體育理論家，著作等身。

吳教授在我眼中也的確不像曾經是運動員，而是一位儒雅書生和藝術家。顯然他對書畫有著濃厚興趣，寄情筆墨，樂此不疲。使我記憶猶新的是，一天他拿給徐悲鴻先生看自己的一本冊頁作品，每一頁的右半是行草書法，左半是墨竹，署名爲「馨若」。並十分風趣地指著書法道：「這是王羲之」，指著畫竹道：「這是鄭板橋」。圍觀者叫好，他又開玩笑說：「你們看，我這幾筆竹子是不是超過了鄭板橋？」又有一回他同我談起心得：「我有時

觀察紙窗上的竹影作畫，格外真實生動。我畫風竹左飄右擺都能，祇是對正面吹過來的竹子還畫不好。」他講時眉飛色舞，大家聽得興致盎然，為吳老先生的幽默而笑聲不斷。

承硯兄是彪形大漢，在體育系自屬翹楚。不過我理解他，不僅是由於對淑子的感情而轉變藝術。實際上他身上的藝術遺傳因子更多於體育因子。看他父親為他取的名字就是承「硯」而非承「球」之類，因此轉學藝術系正符合家中的願望，他本人更是如魚得水，很快顯示了他的美術才華。父親以書畫為業餘愛好，兒子卻成了專業畫家。五十年代後我在北方工作，一次見到已任華東體育學院院長的吳蘊瑞先生，他是北上開會的，旅次匆匆，我未見到他的書畫新作。不知承硯兄有否保存乃翁的書畫墨寶。

時代洪流各奔西東

中大學子畢業後，勞燕分飛，各奔前程，由於時代的因素，使我和承硯、淑子及多位同窗音訊睽隔達半個世紀。及至兩岸解凍，承硯淑子夫婦到北京探親，我得以免匆一面。令我十分感動的是，在那漫

長的風雲變幻的時期內，他倆經常惦記著我，為我擔憂。當看到我經歷驚濤駭浪之後，餘生猶健，頗感欣慰。半世紀天各一方，卻像昨日剛分袂一般，給我心中輸入無窮溫暖，愈覺得那四載同窗、藝舟共泛的情誼是無價的。直到近年我應邀二度訪臺，吳、單伉儷熱情倍加。承硯兄仍是曩昔那樣心地善良質樸，胸襟開朗磊落；並顯示真率、虔誠的藝術家氣質。

去秋一別，今夏我從淑子的妹妹單明端處獲悉，承硯的癌細胞又轉移了，病情加劇。而淑子也動手術切去一段腸子，因照顧夫君操勞過度而致腸斷，足見伉儷情意彌篤。不過此時他倆情況尚穩定，於是我復修函鼓勵承硯兄放寬心情，戰勝病魔。詎料甫經兩月，噩耗遽傳，驚聞承硯兄於八月十八日晚十時五分永遠離開了他無限熱愛的世界。不祥的預感終成現實，我的心立刻下沉、下沉。與我同年的儕輩怎會走得如此快呢？屈指當年的親密師友，如今已寥若晨星。我當即擬寫了一副輓聯表哀思：

嘉陵江畔，學子弦歌。遙念英姿蓬勃，丹青克紹家風，儷影松林長駐。半世紀海天睽隔，二度重逢，話不盡同窗摯誼；

關渡樓中，良朋暢敘，適觀彩筆斑斕，雅室蔚然藝苑，聲名實島久彰。賴寧氛魚雁堪通，一旦永訣，意難申奮兩悲懷。即刻寄臺北國立中央大學校友會汪清澄學長，請他在追悼儀式上代我吊唁。後接淑子來信，知道汪教授已在追思禮拜時將此聯交給她，被留作永久紀念。

人文氣息永遠標的

嗣後我又接台灣友人電話及寄來八月二十日《聯合報》報導《資深畫家吳承硯告別紅塵》的剪報或複印件數份。文章敘及承硯的學生，現任高雄市立美術館館長黃才郎先生對他的評價頗為精當：

「吳老師西畫創作呈現特有的境界，藝術表現獨樹一幟，充滿人文氣味。若綜合同當年來台灣的外省籍畫家的脈絡來看，吳承硯顯著的標的，也具有時代性意義。」

在現代紛繁多變的世界上，藝術五花八門，尤其受外來影響，以致有些人自身缺乏基本功卻專驚「捷徑」，標新立異以嘩眾取寵者不在少數。承硯學長得現代中國畫壇盟主徐悲鴻大師親自教誨，復承緒家學的民族精神，在校受嚴格的素描基礎

訓練，一貫恪守寫實主義優良傳統；孜孜矻矻，不斷求索，數十年如一日。並得以在無任何束縛的自由學術空氣中充分發揮，形成得心應手的表現方式，筆法嚴謹而活潑生動，取得真實、華美、明朗、穩重而又樂觀向上的藝術效果；創造了一箇令讀者心曠神怡的唯美精神世界，其影響將是久遠的。

承硯最長於畫人像，尤以畫妻子淑子學長的像最為傳神，而他的水彩用色布局及運用水分，連水彩畫大師今年百歲人瑞、也是我們中大的老師李劍晨都嘆為觀止，曾力勸承硯學長去大陸展畫，因他有許多獨到的畫法，見過的人不多。

承硯曾在台灣南北兩地教書，桃李滿園。淑子來信述及追思儀式那天，許多承硯的學生自南部飛來參加，這充分說明了，其藝其德在公眾中的分量與應有的歷史地位。大陸的藝術系校友們也早就遙聞噩耗，表示了對他的深切懷念。

使我頗感慰藉的是淑子學長從來函中表示她很堅強，能夠平靜地對待每個人最後都會消失在大自然中的普遍規律。多少年來，她爲了支持承硯的事業，相夫教子，貢獻出自己的一切。如今終於得定下心

來，將會在兩人共同創造的家園中，一面構築更高的美的境界。畫家在天上欣然安欣賞著親人的每一處神來之筆，一面拿起自己的畫筆，鬚髯承硯依然每天在督促她
息，人間仍在繼續著他的事業。
一九九九年十月六日於京寓勝寒樓



吳承硯的油畫作品「古瓶芍藥」。